



在现场

那是一个春风拂面的清晨，一位阔别家乡四十多年的新泾子弟竟在家门口迷了路。他的祖居是马家桥村小泾浪老宅。凭着印象，老人找到老家的位置：新泾港和周家浜两河交汇处。老宅原在周家浜南侧，而眼前的浜南侧却耸立着一座庞大的商业建筑——百联西郊购物中心，浜的北侧是一个气派的住宅小区，水清岸绿。

故居小泾浪哪里去了？难为了这位小泾浪郭氏后裔。郭大爷已二十多年没回故里了，最后一次返乡还是1989年回家奔丧。近些年家乡的变化老人不知晓。这次再回故里是乡愁闹得，老人家决计趁腿脚还灵便，要回老家看看那些叔伯兄弟。临行前，他拒绝了女儿陪同，自信满满地说道：“老家的路，我还能不认得？”

还真让老人自己说中了，郭大爷到了家门口迷了路。“两条河浜交汇处原来那座‘马家桥’怎么桥移到南面去了呢？”郭大爷拉着行李箱自言自语道。他站在仙霞西路桥上茫然四顾，不知所措。一位散步的老者主动上前搭话：“老师傅，看依头头转，是摸不着路了哦？”

浓重的本地乡音，让郭大爷像落水者抓住了救生圈：“是呃是呃，我要寻小泾浪！”

游子不识回家路

文 / 姚志康

郭大爷一口本地话让对方更加热情了：“噉——小泾浪，晓得咯晓得咯，侬是沈家宅呃，忒呐小泾浪么隔一条浜。”

于是乎，这位本地乡亲便领着郭大爷找到了仙霞西路501弄小泾浪动迁安置小区。

故事说到这儿，似乎可以结束。且慢！正本故事刚刚开始。

故乡新泾的“路”至改革开放前的上世纪70年代末，还保持着新中国成立前的道路骨架，其实就是上海殖民地时期“越界筑路”的产物。这10条“越界筑路”的马路分别是：东西走向的佘山路（虹桥路）；大西路（延安西路）；林肯路（天山路）；白利南路（长宁路）；庇亚士路（北翟路）；麦克利劳路（淮阴路）；南北走向的有法磊斯路（伊犁路）；霍必兰路（古北路）；罗别根路（哈密路）；碑坊路（绥宁路）。除去这10条路，现在轨交3号线以西所有的马路都是新中国成立后兴建的。这一区域新中国成立前均属新泾乡地界。

从北翟路向南，虹桥路向北，古北路以西这片广袤的农田是新泾乡的腹地。截至上世纪80年代，里面没有马路，只有机耕路，就是只能开拖拉机的泥土路，下雨天汽车是开不进去的，因为汽车轮子会陷在烂泥里打转转。没

有马路，自然不会有公交车。当年，54路公交车终点站设在北新泾老街的吴淞江边上，与74路同站换乘；74路贴着新泾乡边缘开往华漕乡；57路公交车在虹桥路上贴着新泾乡边缘，开到西郊公园门口。新泾百姓到东海去，噉，本地话“东海”，就是东部市区，不走上好几里路是乘不上公交车的。故乡的农村状态一直延续到上世纪90年代初。

略去这20多年城市化过程，故事进入新世纪，再看故乡的“路”——外环线、中环线南北穿越；北翟路、天山西路、仙霞西路东西贯通，与南北向的绥宁路、协和路、福泉路、淞虹路、平塘路、剑河路、北渔路、双流路、威宁路勾连成网。

眼下，一条缓解上海中心城北部交通压力的城市快速干线北横通道正在建设中，北横通道从虹桥交通枢纽向东穿越新泾地区，勾连起外环线和中环线，直奔黄浦江东岸……

原努力村姚家宅的姚老伯自豪地说道：“侬本地人现在勿要讲到东海去，就是到天南海北世界各地，也是天上通，地下通，海陆通，路路通。到虹桥机场地铁一站路，到虹桥火车站地铁两站路，侬祖宗八代做梦也不敢想咯事体，现在才辣勒侬眼前面！”

快人快语

老人卡

文 / 詹超音

一生获卡无数，都是各种认可，带喜而获。昨日获得“老人卡”——这是口头语，标准叫法——敬老卡。

说下感受：说不清楚的感受。

在微信上发了感言，十多人回话，基本都说“你不老”“你不像”……就陈连官老师也说：“老人，在吃了吗？”

我俩每晚都要说会话，今儿“哥”改成了“老人”！

“因为昨日你说过‘我是老人了’，既然自个这么认为，就直呼你老人。纯属调侃。”

其实，还真觉得老了，行动、记忆，迟缓、迟钝；外观，尤其脸和手，越来越似豆腐皮；眉间有白，部分会疯长；无可争辩的还有星星点点的老人斑，帮你见证是不是真老。

老，无可阻挡。以前不敢说老，旁人会不舒服，有摆老资格之嫌。现今随你说。

有了老人卡，万一遇有不服，呵呵，亮卡你看。

父亲母亲

前两天回到家中，我见母亲正站在阳台上，对着手机录视频。见我走了过来，母亲示意我不要出声，没一会母亲录完后，她笑着对我说，现在的她是个抖迷。我一听差点笑岔气，我说你都多大年纪了，还拍抖音，还自称是抖迷。我的话音刚落，母亲的脸色便拉了下来。

意识到自己说错话了，我便对母亲说，自己不是那个意思，只是觉得老年人应该有老年人玩的东西。母亲说：“老年人就没有追求快乐的权利吗？凭什么抖音就许你们年轻人玩，我们老年人玩就不行？”母亲的话的确没错，或许我不该一开始就将母亲定位为老年人。

母亲爱美也爱跟潮流，特别是退休之后，有一段日子有着严重的落差。那时，我就鼓励她再次走向社会，多参与一些社会活动。对于我说的话，母亲

老妈迷上了抖音

文 / 付朝旭

是听进去了，积极加入到小区的娱乐活动当中，跳广场舞，写书法，做美食，样样她都不落下。

前几年流行智能手机，母亲居然用自己的退休工资给自己买了一台，当时我还笑她，说她为了夕阳红事业，可是下了血本。智能手机让母亲同外界的接触更多了，发朋友圈，拍小视频，总之年轻人玩的，母亲都会跟着玩。让我万万没想到的是，这次回来，母亲竟玩起了抖音。

那天与母亲聊天，她对我说，虽说抖音上有些人拍的内容不太好，但大多数的抖友还是积极向上的。有时看着别人发的视频，看着看着，总是会大笑起来，总能让自己的心情也跟着好起来。母亲还说，也只有对生活充满激情的人，才会拍这样的让人开心的视频。



诸事吉祥

韩敏 作

家长里短

老五子

文 / 李佩玉

邻居老五子奔六那年，眼睛看什么都模糊，医生一会儿说角膜炎引起不适，一会儿又说白内障、眼结石什么的，反正开出的药水晶名不同，滴了两个月也不见好转。他只能试着睁一眼来闭一眼，还经常揉揉转动，自行调节紧梆梆带些刺痛挤压感的双眼。回想曾经也算硬朗的身子骨，怎么一退休就变成这病那别扭了，禁不住悲从中来长叹一声：“真是光阴如梭人老不中用哦！”好在二十年前他从父母手中接过一套两室户住房，要不然下岗多年的他还不知一副怎样的窘迫状呢。

其实，老五子打小是家中的独子宝贝，出生时请过奶妈，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三年困难时期，家中唯独他吃穿有余；上学时也曾让他练习书画、声乐之类，可他偏偏学啥都没长劲。成年后痴迷看小说，并把纸上得来的男欢女爱搬到生活中尝试，结果在单位倒闭的那年同时遭受妻离子散的双重打击。

同单位许多下岗职工纷纷改行另谋出路，可老五子既放不开当过一官半职的不伦不类腔，又不愿从头做起学一门手艺，于是一头钻进股票市场的跌宕起伏中……

老五子的两居室中，除了浓浓的烟酒味，还有排放整齐的各类书籍仍是他心中仅存的一份自豪和宽慰。《红楼梦》《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还有金庸的“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更像一排扣人心弦的五彩壁灯，把简单的屋子点缀得别有一番滋味；另有厚薄不均的侦探小说、古典文学、中外名著等，估算一下摆两个小书摊是绰绰有余了。

近几年随着亲朋好友渐渐地疏于往来，老五子面对这些曾经爱不释手的书籍常常暗自伤神：倘若哪一天自己突然没了，它们由谁接管？早知今日，真该当初有人需要时就别小气，到如今多数人已时兴看网络视频……连续几天，老五子满脑子纠结。

对门邻居准备搬迁了，平时不太交流的双方，昨天男主人突然招呼老五子上他家瞧瞧，有什么家什需用的挑几件留下。老五子跟过去看了，并不觉得比自家好就谢绝了，可对门的女主人不停地重复她家的书橱、衣柜等木料都是当年插队时从农场砍来的大红酸枝和柳桉、水曲柳等打制的特结实，那种敝帚自珍状顿时勾起老五子内心对“生命”渴求延续的一丝丝共鸣。

那几天，老五子不知翻哪张报纸看到，意外伤亡的广西小伙叶劲心脏移植给十二岁江西男孩小包；还有一个才七岁叫陈孝天的男孩，捐出左肾救妈妈，右肾和肝脏挽救两位年轻患者的生命；另个叫徐欣毅的上海中医药大学硕士研究生，也义无反顾地把遗体捐给了母校……那一刻，他仿佛领悟到以前沉湎小说时却偏偏忽略的生命哲理，也联想到为什么真正的企业家会投身慈善、公益：帮助别人快乐自己，送人玫瑰手留余香！

那天，老五子在公园散步时突然为自己一度贪图享受的生命价值观感到羞愧，“仅为自己而活的人就是一百岁又有什么意义呢？”不知是否眼药水点出了效果，反正那一刻，他猝然感觉眼睛不再挤压痛了。当决定要把家中的藏书全部捐给街道老年活动室并赶紧办好个人遗体捐献手续时，他紧锁的双眉随之舒展。人有生有死，倘若选择捐遗体供医学界解剖用时，心灵的激动也是震撼的。想干就干，老五子立即转身回家，他还要用笔认真记下近年来眼睛不适的各种症状以及用药后的反应变化等，也为他人研制好药提供一些原始数据。

这么想着，老五子的脚步也轻快了……